



于清等著

三个瓦工

作家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六个短篇，都是描写目前工人生活的。“我和王师傅”，是写一个怀着幻想的初中毕业生，志愿去当瓦工学徒，到工地后，却看不起他的师傅，经过几件事实，才使他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。“一张才开头的大字报”，写一个有名利思想的工人，经过大字报批判，才开始转变。“一件英国造的刀具”，写一个老工人，为提前赶上英国，要找一件英国的“刀具”做对比的故事。“三个瓦工”是写瓦工找窍门，打破“窝工”现象的故事。

三个瓦工

于 清 等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花门大街 320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57 号

西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字数 4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8800 册

統一書号：10020·1067

定 价：(3) 0.20 元

目 录

我和王师傅·····	吳明远 (1)
一张才开头的大字报·····	韓統良 (29)
一件“英国造”的刀具·····	邵长青 (44)
三个瓦工·····	于 清 (54)
她来以后·····	佟成直 (66)
老倔头·····	尤 冰 (72)

我和王师傅

吴明远

我尾随着三工区的一些还是陌生的同伴們，涌下了天桥，我早已累的喘开粗气啦。虽然我的行李卷，和別的工友們的，一塊起了“載执”^①，可是我随身还带着一个大包袱，和一个中号的手提箱。包袱里是媽媽給我准备的夹衣、单衣和单鞋之类的，皮箱里装的是我刚讀过的初中課本，和一些准备自修用的高中課本，加上一些别的書籍，把个皮箱撑的都鼓肚了。这两件东西，使我落了后，还鬧了个滿身汗。这全怨我媽媽，又是夹袄，又是单衣，又是鞋的！早晨，她一边收拾一边說：“不把这些衣裳带去，过两天热了穿什么？”我說把棉衣脫在家里，她又火了，說：“不穿棉衣可不行，別看咱这要到春天了，在北大荒的荒草甸子上，还不是过冬天哪！”嗨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老人的心哪！可是，媽媽看我带上几本書，又喊上了：“要去学瓦匠，还带这么些書干啥

① （載执）就是俗話說的“打了行李票”。

呀？！”这我可不能答应，古語說的好，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則退”，虽然，我离开了学校，要去当瓦工，也不能把書本子一撂到底呀！再說，咱新中国的工人，都应该有高度的文化才行呢。唉，不管怎么說，这两件小行李，也确实有点累胳膊。下了天桥，我把包袱和皮箱往地下一放，想伸伸胳膊，緩緩劲兒。正在这时候，忽听身后有人說：“怎么，連这点玩意都拿不动啦？”

我一听，这是誰这么不客气呀，你怎么知道我拿不动呢？我回头一看，只見一个又粗又壮个兒又大的小伙子，向我跟前走来。他只背着一个背包，背包上系了一条毛巾，吊着一个牙具袋，走起路来可真是有点“雄糾糾气昂昂”的架門兒；他脸上挂着一副带有諷刺意味的滑稽的微笑。我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刚想回敬他两句，他却先开了口，說：“提不动了吧？我来帮你。”

我冷着脸，佯而不睬的說：“謝謝你，不用。”但是我心里的气兒，也被他“帮”去了一半啦。

然而，他却像沒听清我的話似的，竟提起我那只皮箱說：“走吧，不快上車，就沒好座位了。”

无可奈何，但也乐于有人帮忙，我只好提起包袱，和他一塊向前面走去。

他掂了掂箱子說：“喲，好沉哪，装的是什么宝贝？”
“書。”

“这么些書，你也到三工区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当文教？”

“不，当瓦工。”

“瓦工？”他扭过头来，用一种惊奇的却又有些怀疑的神色说：“好哇，咱们是同行。你是不是第一次出门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以前是流动工人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嗨，这不是多余！你愿意帮我提提皮箱，就帮我提一会儿，不愿帮就拉倒；没事尽盘问我这些干啥？这话可是我心里说的。他这个人大列列的倒挺热情；说实在的，我现在却不怎么讨厌他了。可是他的问话，使我有点别扭。倒不是我不愿意回答他的问话，而是在这些問題面前，我还无法回答。因为，我现在还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初中毕业生，一点社会经历都没有；我说我是瓦工，那还是将来到工地以后的事。现在，我……我连“泥抹子”怎么个拿法还不知道呢。

我们一道上了车，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，靠着车窗面对面坐下了。他问我说：“你晕车不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哈哈，你连一次车都没坐过呀！来，你过来朝前坐，这样不晕车。”他说着，就站起身来把我让过去，他又补充着说：“这样坐着车是朝前开的。”

看他这副架门儿，就像对待一个小弟弟那样亲切，好像他什么都懂得似的。其实，他的岁数也不比我大多

少，大約也只有二十上下岁吧。可是，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兒，也挺听他摆弄。这时候，我也高兴能在走向生活的第一天，遇上了这样一位热心的同志。

我們去三工区的同伴們，共有三十多人，他們大都是木匠師傅。他們的家什箱也都送了貨物处，和这位小伙子一样，除了簡單的衣包之外，一无所有，沒有一个像我这样带这么多随身东西的。他們都吵吵嚷嚷嘻嘻哈哈的。

有一个小伙子，冲我俩这边喊道：“烂泥沟，我的家什箱，是給正放着的吧？”

我冲他眨巴眨巴眼，有点發楞，他跟誰說話呢？什么“烂泥沟”？

只見在我对面这位小伙子，挤挤眼皮，做了个鬼脸，然后眯起一只眼，慢慢吞吞的說：“你的百宝箱嗎？嗯……哎呀，大概整整是倒过来放着的吧！”

他这一逗，惹的大伙哄一声全笑了，我也忍不住噗哧一声跟着笑了起来。

那个小伙子笑罵了一句，“你这烂泥沟养活出来的玩意兒，多啫也說不出个正經話来！”大伙哄的一声又笑了。

開車的鈴声响了。站台上响起了女播音員的声音：“开往佳木斯方面……”

“鳴——鳴——”前面传来了两声长鳴，在它的回声里，車身在緩緩移动。

車廂里的擴音器，响起了“步步高”的旋律，緊緊的扣住了一陣緊似一陣的“咯噔噔，咯噔噔”的节拍。這首振奋人心的樂曲，對於車廂里這些同伴們，似乎都無動於衷，他們自願說說笑笑打打鬧鬧的。我呆呆的爬在車窗上，深情地凝望着逝去的站台，天橋，漸漸遠去的城市，自出生以來十八年沒曾離開過的故鄉，以及車窗外的一切，心里暗暗的說着：“再見吧，我的家鄉。我，現在已不是依偎着媽媽身旁的嬌嫩的孩子，而是做為一個工人，一個基本建設工人，一個瓦工，去遠征北大荒。我們要給那些農業工人蓋起高大的樓房。此刻，我似乎又看到了媽媽流着眼淚，說是怕我孤單一入出門在外，自己不能照顧自己。媽媽，你放心吧，冷了我會穿棉袄，熱了我會穿單衣。再說……大概你還不知道吧，國營友誼農場，是蘇聯幫助我國建立的第一个大農場，看电影、看戏、洗澡、理髮都很方便，還有新华書店，百貨公司呢？反正和城市里是差不多，决不会“遭罪”的。不過，到底怎麼樣，我也不知道，據我想，大概是壞不了。參加社會主義建設，当然是要困難點啦。但，我是一個共青團員，决不能辜負黨和老師對我的教導，决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。

“哎，吃蘋果吧。”

我回過頭來說：“我不吃。”

“吃吧，客气什麼！往後成天在一塊，可客气不得。”

我只好接过苹果吃了起来。他瞅瞅我说：“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张建民。”我告诉了他。一提起名字，我不由的想起了他的“烂泥沟”，这个名字有多么古怪呀！于是，我也就不客气的问他说：“你怎么叫烂泥沟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坦然的说，“反正一小我就叫这个名字。听我爹说，是在关里家逃荒的时候，我娘在烂泥沟里生了我，当时她就死了。以后，我爹就给我取名叫烂泥沟……”他那黑油油的脸上，在我的眼里第一次显露了痛苦的神色。他这种痛苦，很快的传给了我，我俩谁也不看谁，谁也不出声；但是我知道，我心里更喜欢他了。

列车沿着固定的节拍向前飞驰；迎面从车窗斜射进来的四月的阳光，晃的我两眼发花。

二

我们当天晚上到佳木斯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早上坐开往双鸭山的车，到了随着国营友谊农场的建立而著名的福利屯，然后又坐大汽车到了兴隆镇。到了兴隆镇可就把我们给卡住了，没有车，是干瞪眼儿。这里到总场还有八十里地，再从总场到我们要去的三工区，还有十五里呢。原先说是场里来车接，可连个车影儿都没看见。

我们这三十来人，是由我们三工区的郑会计领队。他急的夹着个皮包来回乱出溜，一会儿跑回旅社来，一

會兒又跑到郵局去打電話，向三工區的劉主任要車。正趕上這幾天風又大，掛電話也聽不清，又說是能來車，又說是不能來，弄的大伙也摸不着頭腦，一些工友急急歪歪的直罵街。尤其是那些木匠師傅，除了行李卷之外，還有一只兩人抬都費勁的家什箱子，更是無計可施。

我們已經在這個小鎮上呆了兩宿了。這幾天還遇上了大風天，鎮子上空扯起了小紅旗；旅店的炕不能燒，我們只好躺在冰涼的炕上。小飯館也只能賣點涼饅頭刺花卷之類的飯食，大伙也只好將就着。儘管一些人，連晚上躺在涼炕上都在大罵官僚，也只得膩膩歪歪的等着，不管你耐煩不耐煩。

我奇怪的問“爛泥溝”說：“不是說國營友誼農場里大汽車，小汽車，摩托車有的是嗎，怎麼不能來一個呢？”

他說：“農場的車是不能來呀，人家都忙種春小麥呢。”

到了第三天早晨，“爛泥溝”對我說：“咱們先走吧。”

我猶豫的說：“這麼遠的道兒，行李怎麼拿呀？”

“不要緊。”他說着，就跑旅館後院，找了两根粗棍子來，說：“來，咱們挑着走。我挑这个大行李，你挑你那皮箱和包袱。”

“那你的也太沉哪。”

“行，走吧。”

於是，我倆告訴領隊的鄭會計一聲，就邁開大步上

了路。說也巧，我們剛走出興隆鎮不遠，後面開過來了幾輛裝着木料的卡車，車到我們前面不遠停了下來，司機從車窗上鑽出頭，沖我們吆喝着：“喂，到哪兒去的呀？”

“爛泥溝”答道：“到三工區去的呀！”

“來，搭車走吧。”司機說了一句，便縮進車裏去了。

我們把行李綁在車上，便上了車。於是，我們耐着熏人的熱烘烘的汽油味，搭車到了總場。找到了食堂，買了一頓飯吃，我們便又上了路。“爛泥溝”說，“天都過晌午了，快走吧。”

我們順着公路向前走去。路很不好走。雖然現在地上還凍得嘎嘎硬，可是在去年冬上凍以前，由於卡車、拖拉機等行駛，而翻起的泥漿的痕跡，尚歷歷在目。我們在這凸凹不平的公路上，搖搖晃晃的向前走着。公路兩旁，整齊的堆放着修路用的石塊，石子和砂堆。天氣晴朗，西斜的陽光照在身上，暖烘烘的。我們走了一程之後，渾身就冒起汗來。我把棉祆解开，迎着春風，大口喘着氣。“爛泥溝”回頭瞅我，問我說：“熱啦？”

“嗯，冒汗啦。”

“累啦吧？”

“有點。”

“歇會兒吧。”他把行李擱在道旁的石子堆上，坐下來。

我也把包袱和箱子放下，掏出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。我說：“这公路怎弄的这个样，車也沒法走哇！”

“嗯，去年春天，我們来的时候还没有公路呢。下点雨，一陷老深，汽車都沒法进来。这一片滿滿都是一人多高的草，那像現在这么光溜溜的。……唉，狍子！快。”說着他跳起来，抽下行李上的棍子，跳过砂堆，向道边田野上追去。我順他追去的方向看去，果見一只狍子在前面奔逃着。在以前，我只是在画上見过的东西，現在却看見活的了！我也急忙抄起棍子跟着追上去。我們追了大約有二三 百米远，狍子已經 跑的很远很远的了。我們只好回来。“烂泥沟”說：“可惜沒追上。”我們稍稍歇了一会兒，便又急忙 起身赶路。他一边 走一边 說：“去年我們也是这时候来的，一眼望不到边的荒草甸子，那狍子才多呢，咱工区的食堂，差不离三天两头有狍子肉吃，狍子肉熬湯才香哩。”

一边走一边唠^①，我們也不覺着怎么累了。可是，走着走着日头越来越矮了，連个三工区的影兒還沒望見呢，好像这条 崎岖的公路，是无限长 似的。我着急的說：“怎么還沒到呢？”

他說：“快啦，就要到了。你看前面那个大烟囱，就是五分場，就是三工区。走到 那头一拐弯就到了。快走，好赶晚飯。”

① （唠）东北土語，即談話。

远处一架拖拉机，嗡嗡嗡嗡的在田野上奔驰着，在它的后面，拖起长长的雾似的尾巴，大概是在播种春小麦呢。

我們走了一程之后，眼前出現了几十栋砖瓦平房，先前看見的兩根大烟囱，高高的矗立在这些平房的后面。在它們的右側，停着一些拖拉机，和电影里看見的那种康拜因，以及一些其他不知名的机器。在它們的对面，是几栋木板泥草盖的临时宿舍。我問烂泥沟說：“就是这兒嗎？”

“对啦，这就是三工区，那些砖房是去年咱們給农場盖的。今年咱們在前面这片空場上，还要給他們盖不少房子呢。”

他热情的向我介紹着。可是，我一句也沒給他听进去。望着眼前的景象，感到这个地方，竟是如此孤寂荒凉。我的眼光在这些房子中間搜索着：哪是电影院，哪是俱乐部，哪是理髮室、浴池、百貨商店……都不像！我的心一下子收縮了，万万沒想到：这兒的环境与自己想像的，竟有这么大的距离呀！

我随着“烂泥沟”走进这些临时宿舍的院子，迎面左手一栋是工区办公室。我們繞到办公室后面那栋宿舍，他放下挑子，推开门搬着行李走了进去。宿舍又分为里外两屋，外屋还没有人住，里屋也沒住滿。我們就走进了里屋。我們一进屋，工友們就七嘴八舌的向我們打起招呼来了：

“哟，烂泥沟来了？”

“啊，来了！”

“就你们俩吗？”

“他们随后就到哇！”

一位五十多岁的，又瘦又小的老师傅，忙从床上下来，把“烂泥沟”的行李接了过去，放在他的铺位旁边，说：“来，你俩的行李放这块吧。”

我的行李也被人接过去了。这些热情的人们哪！使我在这种忧郁的心境里，也感到了这些人是那么亲切可爱。

“烂泥沟”把他和我的户口、粮食关系等，拿去找管理员去了。

我在宿舍门前来回慢步着，我的心绪很乱，不知是甜还是苦！我楞楞的望着地平线上，被夕阳的余晖，涂抹着的鲜艳瑰丽的晚霞。

“建民！”

“啊？”我回过身来，原来是“烂泥沟”。他瞅着我的脸色，笑着说：“想家啦？”

我勉强笑了笑说：“想啥家呢！”

“哼，还想瞞我！没啥，小伙子，过惯了就好啦；待长啦，可有意思哩！”他拉了我一把，说：“走，吃饭去。”

三

我轻轻的推开工区主任办公室的门，走了进去。这

間辦公室，也不過就有幾張辦公桌，草棚上一個勁兒的往下掉草渣。劉主任一邊打掃着桌上的草渣，一邊打着電話。見我進來，只向我指了指桌旁的椅子，示意叫我坐下，仍舊對着話筒大喊着：“同志，你們的材料不按期進現場……我們的工人眼下就要到齊了！……這不行，不管你們有什麼客觀情況，咱們是按合同辦事兒！……如果影響按期開工，由你們甲方負完全責任，……好好，我在这兒等你……不不，我一會就到你那兒去！……”他撂下電話，伸右手拿過鷄毛撻子，很快的把桌子上的草渣和灰塵打掃了幾下，便又扔掉了撻子。他坐下來，問我說：“有事嗎？”

我站起來，像在学校中回答老師的問話似的說：“是的。我是昨天剛來的……。”

“呵——我知道，你坐下說吧。”

我坐下繼續說：“我是來學瓦工……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我已經給你安排好了。我把你編在彭益民小組里，這是個模範小組，你的師傅叫王振興，也是一把好手。你看還有什麼意見？”

我還有什麼意見呢？劉主任什麼都知道，實際上也安排的不環。可是，我還不放心，便又問了一句：“劉主任，我的具體工作是什麼呢？”

“由你師傅安排。”

“我能很快的成為一名熟練的瓦工嗎？”

“當然能。”

“要多長時間哪？”

“半年大概就差不多吧。”

“半年？”我惊异了。

我从主任办公室走出来，心里更加犯愁了。照刘主任这么一說，我至少还要当半年“小工”。这算什么参加祖国建設呢？合合泥，烧烧水，遞遞砖……嗨，这跟师傅們比起来，可差的太远啦。你看人家，一抹起灰来“刷刷”的，大鍤子一敲“鋼鋼”的，还有什么双手挤浆，这有多带劲；这样才叫基本建設呢！可是，現在呆这么个熊地方，还要当半年“小工”子，心里真是別屈透了。

我就像跟誰呕了气似的噤着个嘴，从院子里轉悠到門前公路上；在公路上轉悠了三个来回，又从公路上蹿回院子里。最后，我又迈开大步向主任办公室走去；赶到門跟前的时候，自己却又不覺一楞，进去說什么呢？就說是嫌乎当“小工”？这能說的出口嗎？

正在这时候，主任办公室的門吱一声开了，刘主任从里走了出来，在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人，他正是“烂泥沟”。他大概也是在要求啥事呢。他說：“刘主任，你看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，我实在是不行，硬拿鴨子上架，……”

刘主任一眼看見了我，說：“看，这不小张来了，你們自己說吧。”

“刘主任，实在是不行，連我自己都还没滿徒，學習的也不到家，也沒有經驗，……”

刘主任回过头去冲“烂泥沟”說：“我問你，沒有經驗，双手挤浆是怎么学的？一天万多塊砖，是自个飞到墙上去的？”

“那是我師傅教給我的。”

“現在是要你照样去教別人。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已經实行了三年，而你也有了三年工龄啦，怎能說是沒有經驗呢？”刘主任回过头来，又对我說：“你說对不对？”

他这一問，把我也問的摸不着边兒啦，我翻楞了半天眼珠沒敢吱声。

刘主任用奇怪的眼光瞅瞅我說：“怎么，你也不同意？”

我悶了半天，莫名其妙的說：“我还没听清你說的是什么事呢。”

刘主任笑了，說：“原来你們俩还不認識呀！来，我給你們介紹一下。”他还没等我們开口，就指着“烂泥沟”說：“他就是你的師傅王振兴……”

这可真的使我吃惊了，我瞅瞅“烂泥沟”說：“原来是你呀！”

他对刘主任說：“我們早就認識。”

刘主任說：“認識不更好嗎？行啦，你們自己嘮吧，有困难再找我。我还有事去。”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子，便匆匆的走了。

“烂泥沟”冲我一挤眉头，无可奈何的說：“徒工同